

策劃／王季慶
顧問／胡因夢·丁乃竺·孟東籬·曹又方

超越時空

一位是宗教界的愛因斯坦，
一位是科學界的先知，
這兩個超級心智交會，
可能激發出什麼樣的光芒？

《超越時空》就是由個人最深的體悟，與科學的求真精神，交織而成的「現代啓示錄」。

一個精微的推演，本書深入地探討了人性的問題的關係，也揭發了思想、死亡、洞悉力、絕對境界的真相。

一個過程，就是真正的冥想。所有的煩惱障礙都能在過程中，逐漸轉化成清淨的自性。



90087006

ISBN 957-9685-68-1 (161)



9 789579 685689

00200



6997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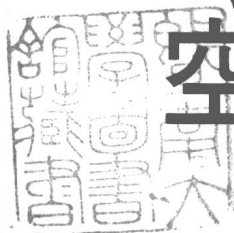
B842
933

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.

新時代系列

超越時空

J. Krishnamurti & Dr. David Bohm 原著 胡因夢譯



90087006



方 智 出 版 社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超越時空／克里希那穆提 (J.Krishnamurti) 原

著；胡因夢譯。——初版。——臺北市：方智

，民80
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新時代系列；19）

譯自：The ending of time

ISBN 957-9685-68-1（平裝）

1.知識論2.自我論

161

80002493

©方智出版公司 1991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「新時代系列19」
超越時空

定價
200
元

原著書名—The ending of time

原 著——克里希那穆提 (J. Krishnamurti)

原出版者—Harper & Row

譯 者——胡因夢

校 對——黃加典·施亞倩·胡因夢

發行人——向美容

出版者——方智出版公司

社 長——曹又方

監 製——林永潔

編輯部——廖閔鵬·陳瑩義·姚詠中·藍淑瑤

美術編輯——陳正弦

發行部——黃國興·姚一心

財務部——簡玲觀·江麗英·王玉玲

地 址——北市安和路87巷22號2F

電 話——七〇六一九六八·七〇三〇二〇六

郵撥帳號——一三六三三〇八一—方智出版社

排 版——鴻霖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祥峰印刷廠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四七五號

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 初版

ISBN 957-9685-68-1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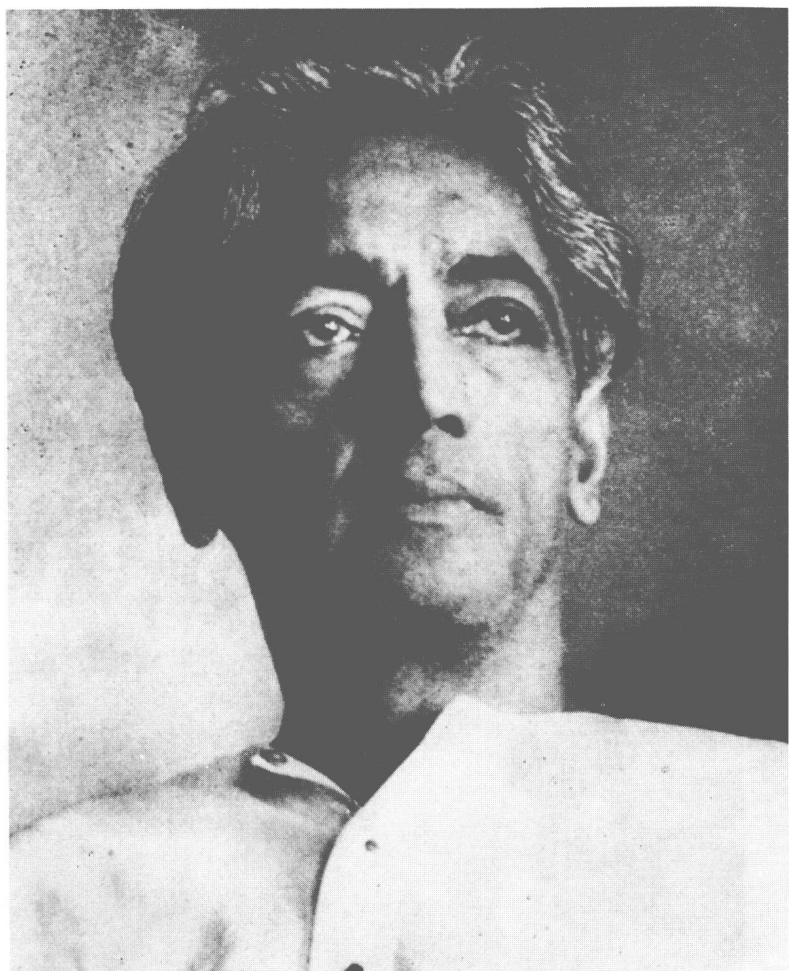


歲二十三於攝克



場現論討的園公德伍克洛布在姆博·衛大與提穆那希里克





歲三十五於攝克

目 次

譯者序 001

一、心理衝突的根由	005
二、清除心中的陳跡	035
三、人類爲何視思想爲至寶	061
四、打破自我中心的活動模式	099
五、存在的背景和人類的心智	125
六、洞悉力能否使腦細胞產生突變	145
七、死亡的意義不大	179
八、他人的洞悉力能否覺醒	209
九、老化與腦細胞的關係	237
十、宇宙的秩序	273
十一、心理知識的斷除	299
十二、宇宙心	313
十三、個人的煩惱能否解除	335

譯者序

《超越時空》是克里希那穆提與大衛·博姆的對談錄。兩位都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超級心智。克氏的簡介及精神內涵，讀者可以從《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》、《從已知中解脫》和《般若之旅》中略知一二。而大衛·博姆的背景資料，台灣的讀者知道的可能更爲有限，以下就是他的簡介。要特別一提的是，簡介中有一首博姆心愛的小詩，應該是他的生命哲學的濃縮。我的譯詩能力不夠，只得向余光中先生求救，結果他在幾天之內就寄來了回信，這首小詩才能以最完美的面貌呈現在讀者的面前。在這裏要鄭重感謝余先生的協助。

大衛·博姆是奧本海默 (J. Robert Oppenheimer) 的弟子，愛因斯坦的同事，又是克里希那穆提及達賴喇嘛的對談夥伴。他不只是舉足輕重的科學家，同時也是二十世紀主要的哲人。他的代表著作分別是：《量子力學》、《現代物理學的因果法則與或然率》、《相對論的特殊理論》、《秩序與創造力》、《整體性、暗含的秩序以及科學》。他的理論涵蓋了科學、哲學、宗教、藝術以及語言學等

各種領域。

以下是著名科學家及「新時代」刊物對他的評語：

諾貝爾獎得主貝爾 (J.S.Bell) ——「博姆在一九五〇年發表的量子力學論文，曾經帶給我很大的啓示。」

諾貝爾獎得主普里果金 (Ilya Prigogine) ——「科學界的人早已熟知大衛·博姆對於現代理論物理學的貢獻。其實他在認識論上的深入研究更爲獨樹一格。」

「大泛雜誌」(Omni Magazine) ——「一九五〇年博姆發表的量子力學著作，是大部分物理學家心目中的範本。很諷刺的是，博姆本人卻從未真正接受過這個理論。他這份質疑後來逐漸演變成了完全不同的觀點，爲實相的觀察帶來了嶄新的視野。」

「新時代月刊」(New Age Journal) ——「博姆的關懷焦點已經轉向社會問題。他透過整體性的小組討論，發展了一套革命性的解決社會衝突的方法，他稱這種方法爲對談。」

現代物理學的經典之作《物理之舞》(The Dancing Wu-Li Master) ——「當大部分的物理學家對博姆的理論仍然存疑時，我們的文化裏卻有數以千計的人立即接受了他。這些人因爲要追尋實相的終極本質，已經開始脫離科學。如果博姆的物理學或類似的物理學未來會異軍突起，成爲物理學的主力，那麼東西方的舞蹈將融合得十分協調。二十一世紀的物理學課程可能還包括靜坐冥想。」

從旁觀者的口中我們已經對大衛·博姆有了一些認識。現在應該聽聽他自己的心聲了：

「我在小學四年級時，老師給了我一本有關天文學的書，書裏談的都是地球、太陽及各種星球的事。它使我覺得除了我居住的那個狹隘混亂的小鎮之外，還有一個更超越的世界存在。這本書對我的影響非常之深，它促使我步上了科學研究的道路。書中的第一頁就是法蘭西斯·布爾迪榮的一首小詩：

黑夜有一千隻眼睛，

The night has a thousand eyes,

白晝啊只有一隻；

And the day but one;

但亮麗世界的光輝

Yet the light of the bright world dies

隨日落而消逝。

With the dying sun.

頭腦有一千隻眼睛，

The mind has a thousand eyes,

心靈啊只有一隻；

And the heart but one;

但整個生命的光輝

Yet the light of a whole life dies

隨情盡而消逝。

When love is done.

這首詩像是預警，提醒著我們不該再過度強調知識的重要，因為它可能只是微弱的星光而已。這個觀點當時看起來有點掃興，多年以後我才真正發現，無論我們在科學或其他領域裏多麼努力，如果不能建立生命之間更深刻的情誼，這些努力都將是白費。」

一、心理衝突的根由

克：我們要如何開始討論？首先我想提出一個問題：人類是否已經誤入了歧途？

博姆：歧途？很顯然是的，而且早就走錯了。

克：這也是我的感覺。然而爲什麼會如此？以我看來，人類一直都想「變成」理想中的什麼，因此才出了問題。

博姆：很可能。有一回我讀到一篇東西，非常令我震驚。文章上說，五六千年以前，當人類剛剛懂得掠奪和奴役其他生命的時候，就已經誤入歧途了。從此以後，人類生存的目的才變成了剝削和掠奪。

克：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心理上的「變成」需求。

博姆：人類在剝削和掠奪之下到底會「變成」什麼？人類發明了許多技術和工具，本來應該用在建設性的方向，爲什麼會轉而走上去掠奪鄰人的捷徑。他們到底想「變成」什麼？

克：這一切的根由都來自於衝突。

博姆：那些衝突？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為先民著想，你認為會是那些衝突？

克：衝突的根由是什麼？不只是外在的，也包括人類內心的巨大衝突。

博姆：衝突似乎是由相互矛盾的慾望引起的。

克：不。所有的宗教信仰都鼓勵人們「變成」什麼，或「達到」什麼，對不對？

博姆：什麼原因使他們產生了這種渴求？他們為何不滿意自己的現狀？你知道，人類如果不渴望「變成」什麼，宗教就不會那麼受歡迎了。

克：是不是因為他們逃避自我，不能面對現實，才轉而渴求更多的東西？

博姆：你認為人們不能面對的是那些現實？

克：就是基督徒所謂的「原罪」。

博姆：但是歧途是在更早以前就步上的。

克：沒錯，是更早以前的事了。印度教徒早已相信輪迴之說，然而這種信仰的起源又是什麼？

博姆：我們已經說過了，因為人類無法面對現實。不論現實是什麼，他們總是幻想情況能變得更好。

克：沒錯，他們總想「變得」更好。

博姆：我們可以這麼說，他們一旦有能力把東西製造得更好，就推而廣之地要求自己：「我也需要變得更好。」

克：對，在心理上要求自己變得更好。

博姆：我們大家都必須變得更好。

克：這一切的根由是什麼？

博姆：我認為思想很自然地總要投射更高的目標。也就是說，思想的本質裏就有這種成分。

克：是不是由外在轉變成了內在的渴求？

博姆：如果外在的一切都能變得更好，我的內心爲什麼不能變得更好？

克：這就是衝突的原因嗎？

博姆：有點接近了。

克：逐漸接近了？時間？時間是不是因素之一？我們總是說：「我需要更多的知識來完成這個或那個。」同樣的原則是不是也用在心理上了？時間是不是主因？

博姆：我看不出時間的本身就是唯一的因素。

克：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我是說「變成」之中就暗示著時間的成份。

博姆：沒錯，但是我看不出時間能造成什麼問題。至少它在心外並沒有造成什麼困擾。

克：它還是造成了某些困擾。不過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內心的時間感。

博姆：我們必須先弄明白心理上的時間感爲什麼具有破壞性。

克：因爲我們總想「變成」什麼。

博姆：沒錯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會說這是很自然的事。你必須解釋清楚「變成」有什麼不對。

克：我一旦想變成什麼，就會產生內心的衝突和永不休止的交戰。

博姆：好，讓我們再深入一點：它爲什麼會造成內心永不休止的交戰？我在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時，並沒有引起內心的交戰啊！

克：外在還不成什麼問題，相同的原則一用在內心，就會造成矛盾。

博姆：矛盾何在？

克：「本來的面目」和「應有的面目」之間就存在著矛盾。

博姆：它爲什麼只會造成內在而不會造成外在的矛盾？

克：因爲在內心裏它會製造一個自我中心，不是嗎？

博姆：沒錯，但是我們能否找出它會製造自我中心的理由？時間也會在心外製造同樣的問題嗎？它似乎沒有這個必要。

克：它確實沒有這個必要。

博姆：如果我們的內心一產生時間感，就會強迫自己改頭換面。

克：正是如此。人的腦子是否已經習慣於衝突，因此一概拒絕接受其他方式的生活？

博姆：人爲什麼要認定衝突是不可避免的？

克：衝突的起源到底是什麼？

博姆：我們已經討論過了，我們本來是一種面目，心裏又想變成另外一種面目，當兩種需求並存時，衝突就產生了，對不對？

克：我了解你的意思。但是我要找出的是所有的不幸、困惑、衝突及掙扎的起源，所以在一開始就提出了人類是否誤入歧途的問題。「我非我」是否就是問題的起源？

博姆：我認爲現在又更接近答案了。

克：沒錯，就是它了。爲什麼人類會製造出一個「我」？只要有「我」，就一定產生衝突，只要有「我」和「你」，「我」比「你」更好……等等，問題就產生了。

博姆：我想這是人類在遠古以前就犯下的錯誤，我們一旦懂得分別外在的事物，就已經步入歧途了。其中並沒有惡意，只是無知而已。

克：的確如此。

博姆：看不清自己在做什麼。